

菩薩應善通達諸法相



「大智度論」集粹之六十三

智 銘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通達諸法相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譬如化人，不行淫、怒、癡，不行色乃至識，不行內、外法，不行諸煩惱結使，不行有漏、無漏法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有爲法、無爲法，亦無聖果。菩薩亦如是，無有是事，亦不分別是法，是名善通達諸法相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見知一切法如幻、如化，爲何事故行六波羅蜜、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三十七助道法，乃至行大慈大悲、淨佛國土、成就衆生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若衆生自知諸法如幻、如化，菩薩摩訶薩終不於阿僧祇劫爲衆生行善道，以衆生自不知諸法如幻、如化，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於無量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，成就衆生，淨佛國土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一切法如夢、如響、如影、如焰、如幻、如化，衆生在何處住，菩薩行六波羅蜜而拔出之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衆生但住名相虛妄憶想分別中，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於名相虛妄（憶想分別）中拔出衆生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一切法但有名相，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能自饒益？亦教他人令得利益？云何菩薩具足諸地，從一地至一地，教化衆生，令得三乘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若諸法根本定有，非但名相者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能自益，亦不能利益他人。諸法無有根本實事，但有名相，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能具足五波羅蜜，無相故。具足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波羅蜜，無相故。具足四念處乃至具足八聖道分；內空、乃至無法有法空；八背捨；九次第定；佛十力、乃至十八不共法波羅蜜，無相故。是菩薩無相故，自具足是諸善法，亦教他人令具足善法，無相故。若諸法相當實有如毫釐許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能知諸法無相、無憶念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教衆生令得無漏法。何以故？一

切無漏法，無相、無憶念故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以無漏法利益衆生。

以是因緣故，當知一切法皆是無相。菩薩摩訶薩學是一切法無相，得增益善法，所謂六波羅蜜，四禪、四無量心，五無色定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。何以故？菩薩不以餘法爲要，如三解脫門，所謂空、無相、無作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善法皆入三解脫門。何以故？一切法自相空，是名空解脫門，一切法無相，是名無相解脫門，一切法無作起相，是名無作解脫門。若菩薩摩訶薩學三解脫門，是時能學五陰相，能學十二入相，能學十八界相，能學四聖諦，十二因緣法，能學內空、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能學六波羅蜜，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，能學佛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。

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知色相，知色生滅，知色如。云何知色相？知色畢竟空，內分異，虛無實。云何知色生滅？色生時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，若不來不去，是爲知色生滅相。云何知色如？是色如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。是爲知色如。如！名如實不虛，如前、後、中亦爾，常不異，是爲知色如。云何知受相？云何知受生滅？云何知受如？菩薩知諸受如水中泡，一起一滅，是爲知受相。知受生滅者，是受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，是爲知受生滅。知受如者，是如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是爲知受如。

云何知想相？云何知想生滅？云何知想如？知想相者，是想如焰，是爲知想相。知想生滅者，是想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，是爲知想生滅。知想如者，諸想如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轉於實相，是爲知想如。

云何知行相？云何知行生滅？云何知行如？知行相者，行如芭蕉，葉葉除却，不得堅實，是爲知行相。知行生滅者，諸行生無從來，去無所至，是爲知行生滅。知行如者，諸行不生不滅，不去不來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是爲知行如。

云何知識相？云何知識生滅？云何知識如？知識相者，如幻師作四種兵，無有實，識亦如是。知識生滅者，是識生時，無所從來，滅時無所去，是爲知識生滅。知識如者，知識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是爲知識如。

云何知諸人？眼、眼性空，乃至意、意性空，色、色性空，乃至法、法性空。

云何知界？眼、眼界空，色、色界空，眼識、眼識界空，乃至意識界亦如是。

云何知四聖諦？知苦聖諦時，遠離二法，知苦諦不二不別，是名苦聖諦。集、盡、道亦如是。

云何知苦如？苦聖諦即是如，如即是苦聖諦。集、盡、道亦如是。

云何知十二因緣？知十二因緣不生相，是名知十二因緣。

菩薩摩訶薩學法性，則學一切法。何以故？一切法，即是法性。一切法皆入無相、無爲性中，以是因緣故，學法性則學一切法。

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若法性外見有法者，爲不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知一切法性，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因緣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知一切法即是法性已，以無名相之法，以名相說，所謂是色，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乃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菩薩摩訶薩不見離法性有法，行般若波羅蜜，以方便力故，雖不得衆生，而自布施，亦教人施，讚歎布施法，歡喜讚歎行布施者。自持戒，亦教人持戒。自忍辱亦教人忍辱，自精進，亦教人精進，自行禪，亦教人行禪。自修智慧，亦教人修智慧。讚歎修智慧法，歡喜讚歎修智慧者。自行十善，亦教人行十善，讚歎十善法，歡喜讚歎行十善者。自受行五戒，亦教他人受行五戒，讚歎五戒法，歡喜讚歎受行五戒者。自受八戒齋，亦教他人受八戒齋。乃至自行十

八不共法，亦教他人行十八不共法，讚歎十八不共法，歡喜讚歎十八不共法者。

若法性前、後、中有異者。是菩薩摩訶薩不能以方便力示法性，成就衆生。以法性前、後、中無異，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爲利益衆生，行菩薩道。」

須菩提之所以一再請問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事，蓋唯佛一切智神通達諸法實相，餘人雖達不能究盡，餘菩薩未作佛，云何能通達？

佛告須菩提：菩薩無三毒等煩惱，知心、心數法，皆是先世虛誑顛倒法因緣生故，不信、不隨逐。能知是行，故善通達諸法相。菩薩得無生法忍，知見一切法如幻、如化。

雖一切法如幻、如化，衆生不能自知，若衆生自知諸法空，如夢、如幻、如化，菩薩則無功夫。若諸法決定空相，則菩薩無功夫——（不須行般若波羅蜜，亦不須度衆生）因諸法非實非空，過諸語言道，畢竟寂滅相，衆生不知是事故，生吾我心，起惡罪業，受無量苦。是故，菩薩知諸法實相，生大悲心，見衆生顛倒無明盲故，飲三毒，故於無量阿僧祇劫，修六波羅蜜，淨佛國土，教化衆生。

一切法中無決定實，但凡夫虛誑故著，以四大和合故名爲身，因緣生識，和合故動作言語，凡夫人於中起人相，生愛、生恚、起罪業，墮三惡道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憐愍衆生，種種因緣教化，令知空法而拔出之。

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，衆生顛倒虛妄故，見似如有，如化、如幻、如乾闥婆城，無有實事，但誑惑人眼，一切法但從名字和合，更有餘名，如頭、足、腹、脊，假名爲身。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皮、骨和合故，假名爲頭。諸毛和合故，假名爲髮。分分和合故，假名爲毛。諸微塵和合故，名爲毛分。亦和合諸分故，名微塵。

有人問懷疑：微塵第一微細故，不得作分，故無和合。此則定法，是故不得言一切空，無有定法（註：疑者以爲微塵是宇宙最小單位，不可再分，但單位雖小，仍屬色法，故不得言「一切皆空」）。論者解說：若微塵是色，則應有分，何以故？一切色皆在虛空中，皆有十方。若微塵是色，則有十分，若有十分，云何是極微（微塵仍屬多個原子假合而成），若說微塵無分者，則非色，何以故？出色相故。又復色名五情可得，若微塵非五情所得者，云何得知是色？是故微塵但有虛名，眼見粗色，尚可破令空，何況不可見、不可觸，微塵無故，一切法名字和合故，更有假名，無有定實，而衆生妄生貪著，貪欲、瞋恚因緣故，起惡業，無量阿僧祇劫，在三惡道中受苦。若諸法定實，尚不應作貪欲、瞋恚罪因緣，何況虛誑無實？若能捨虛誑名相，不著空法者，則受涅槃常樂。

名者，是象物字，如熟物字爲火。相者如見烟，知是火相，熟是火體。五象和合中男、女，是爲名，身貌可別男、女，是爲相。見是相故，作是名字，名爲男、女。相爲本，名爲末。

若諸法根本定有，菩薩行般若時，不能自利利人。何以故？若該法性定實有，即是無生，何以故？以性先定有故，若是法從因緣和合生，即是無定性，若性定有，則不須因緣和合生。若爾者，則無生，無生故無滅。無滅故無罪福，以知無常故，則捨罪修福。若常，則無縛、無解、無世間、無涅槃等。是故，若法定有；非但名相者，菩薩不行般若自利利人，不行禪波羅蜜等自利利人，無相故，是菩薩自具足善法，亦以善法利益衆生，以無相故。

若諸法當實有如毫釐許，菩薩坐道場時，不能觀一切法空、無相、無所有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以不能以此利益衆生。何以故？是菩薩坐道場時，觀一切法第一真實，若小錯不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能爲衆生說空無相法。所以者何？法若定有，佛云何誑衆生？一切法無漏、無相、無憶念？

有相、有憶念，皆是虛誑不實，若虛誑不實，即是諸煩惱漏。憶念皆是緣相著法，是故，無漏法皆無相、（下轉第10頁）

域呆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，熟曉漢語以後，在公元四〇一年來到了長安。當地的軍隊首領懾服於他的佛法，幸運的是他找到了一個虔誠的施主，在翻譯僅有的幾部書中，遠近的中國和尚都被吸引來同他一起工作，這是一種「高度組織的工程」，是今天科學家合作事業的先行樣板。在那兒有各方面的專家：一些人可以同鳩摩羅什討論經文問題，一些人選擇新的譯法來取代陳說並使之完善；數百個編輯、審校和抄手。這些人在八年的時間中工作的成果，質、量俱佳，成果驚人。感謝他們對於大乘佛教的努力，使這些用漢語表達的佛教經史比以往大大清晰和精確。龍樹（Nāgārjuna）和（Sunyata）的概念——被從道教的外衣下清理了出來，這些概念一度是昏昧的和無法索解的。佛教中的這類概念完全能夠進行綜合性的理解，並從那時到現在形成了獨立的中國佛教的學術基礎的偉大時代。

我們可以看到，直至這一分裂時期結束，南北文化總是在互相影響，並在差不多三個世紀中，在其分散獨立發展的過程中，形成了不同發展特點。來自北方的佛教徒到南方，南方的僧徒又向北方遷徙。北方產生的偉大的譯本不久即在南方各寺院中流傳。北、南佛教也發展出了共同的哲學和教義上的興趣，南北佛教藝術的風格也開始互相吸收產生作用。

到這個時期結束，北方所產生的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內容越來越中國化了。外來的統治者有時還宣稱他們的特點和優勢，但內部交匯已經打破了漢族和異族的文野之分。中國農業體系的恢復已經使漢人增加對外族統治者的獨立性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地方的統治者也夢想統一南方，用他們的方法來組成大一統的中國。最後，他們提倡自己必須去學習中國歷史、政治思想和國家管理。在這樣實施中，不可避免地要採納中國的思想 and 行爲，而文化和制度在以後六世紀的不同是很多的，隔閡也是大的。佛教，甚至還加上儒學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在彌合這些分歧中起了重要作用，成爲即將到來的大一統社會的基礎。

（上接第21頁「菩薩應善通達諸法相」）

無憶念，諸煩惱滅即是斷，斷即是無爲法。以是因緣故，當知一切法皆是無相。若菩薩能如是學無相法，則能增益諸善法，所謂六波羅蜜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菩薩唯住三解脫門，不以餘法爲要。所以者何？三解脫門是實法，餘四念處等雖實，皆方便說。三解脫門近涅槃，亦能攝一切實善法，是故說菩薩應學。

菩薩學是三解脫門，則出三界，盡三漏故，於諸法中，得實智慧，無所不通，先來五象中，皆虛妄邪行，今得此三解脫門故，得正通達。

菩薩行是三解脫門無相法時，知色生，知色滅，知色如，乃至識亦爾。一切法實相，名爲法性，是故一切法皆入法性中，色性實相即是法性，同一性故，色性不壞法性。諸佛聖賢，不見出法性更有法者，菩薩應如是學法性。法性無性，若菩薩法性，爲學一切法，若法性當別有性，若無性是性，應但學法性，不學一切法。今法性實無，別性亦無，無性故應徧學一切法。但諸法實相是法性，是故得實相，則正徧學一切法。

若菩薩出法性見有法者，不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？出法性有法者，是常顛倒，無明不可轉令實，云何斷一切法中無明得作佛？菩薩知一切法即是畢竟空，常寂滅相，無戲論、無名字，憐愍衆生，以方便力故名相說，所謂是色，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雖行是諸法無著心。

菩薩行菩薩道，雖出法性更不見有法，亦不見有一定衆生，而大利益自身及衆生。若法性先無後有，菩薩不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不能以方便力說。何以故？若法性先無後有，從因緣生者，則與凡夫法無異。若法性先有後無，衆生及諸法則墮斷滅，以法性先空，中、後亦爾，非智慧力故令空。衆生及諸法，非以入無餘涅槃乃空，從本已來常空。菩薩教衆生，何以不觀其實性而著顛倒？若觀諸法畢竟空性者，則知從本已來常空，今無所失。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則能祐利衆生。